



天星文库·短经典

Fru Marie Grubbe

# 玛丽娅·格鲁卜夫人

〔丹麦〕延斯·彼得·雅科布森 著  
鲁民 译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  
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天星文库·短经典

Fru Marie Grubbe

# 玛丽娅·格鲁卜夫人

[丹麦] 延斯·彼得·雅科布森 著  
黎民 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玛丽娅·格鲁卜夫人 / (丹) 延斯·彼得·雅科布森著; 鲁民译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7. 5  
(天星文库·短经典)

ISBN 978-7-5378-5165-7

I. ①玛… II. ①延… ②鲁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丹麦—现代 IV. ①I53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4016号

书名: 玛丽娅·格鲁卜夫人

著者: (丹) 延斯·彼得·雅科布森  
译者: 鲁民

责任编辑: 庞咏平  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07千字

印 张: 9.375

版 次: 2017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5165-7

定 价: 39.80元



天星文库

在椴树树冠下休憩的空气，是飘过灼热的草原和干裂的田野到达这里的。一路上它被太阳烤晒，布满灰尘；如今在密实的绿荫帷幔里洗得洁净，在清凉的树叶间恢复了元气；椴树的黄花用自己湿润的芳香滋润它，赋以清新气息。在这里，它被簌簌低语的树叶和浅黄色蝴蝶的闪光鼓翼抚爱着，静静地、怡然自得地向绿色天穹不断地丢着眼色，安静下来。

吸入这空气的人，双唇是厚软、红润的，吸入空气而挺起的胸脯稚嫩而柔美。那胸脯像孩童的一样，小脚也是如此。腰肢纤细，身材匀称，整个体态显得瘦削而结实。一半编起、一半散开的浓密的暗黄色头发是蓬松的，那一顶深蓝色的丝绒小帽滑到脖颈，挂在了背后的发结上，像是僧侣戴的僧帽一般。不过，衣着却没有任何僧人的东西：宽大方正的亚麻布领子垂在蓝灰色的大开口短袖连衣裙上，袖口露出用荷兰薄呢缝制的

两个大皱褶；胸前扎着鲜红的蝴蝶结，矮勒的皮鞋上也装饰着鲜红的小蝴蝶结。

她反剪双手，低头前行，迈着优美轻快的小碎步沿着一条小路朝坡上走，但不是直走，而是绕着小弯子：一会儿差点撞到小路那一面的树上，一会儿又几乎从另一面钻到树下。她时而停下脚步，撩开垂到面颊的鬃发，仰望天空。耀眼的光线给她那孩子般的白脸蛋平添了一层青铜色的光彩，因而眼睛下面的淡蓝色暗影反而也就不易被察觉，红红的双唇变成了绛紫色的，天蓝色的大眼睛也几乎变黑了。

她有如花似玉般的容貌：平直的前额，凸起的鼻头，如雕琢一般短小的下唇和宽宽的圆下巴，还有胖胖的面颊，很小的耳朵，两道描画得清晰的眉毛。她一面走，一面笑，轻松愉快，无忧无虑，什么也不想，只是微笑，与周围的一切非常协调。走到小路尽头，她停了下来，脚跟向右转半圈，又向左转半圈，双手仍然背在身后，伸长脖子向上瞧——和着自己旋转的节拍，单调地、时断时续地哼唱着。

铺在那里的两块花岗岩石板是通向花园的台阶——通向花园，也通向那白得炫目的阳光。无云的天空俯视着花园，蔚蓝中透着灰白；那里只有稍许阴影依偎在修剪过的黄杨篱笆的脚边。眼睛被刺得生疼，甚至篱笆也从自己光滑的叶面射出点点星光——刺眼的白色光斑。干枯的凤仙花、颠茄、桂竹香和石竹低下头来，聚拢在一起，围成一圈，好像明净田野上的一群绵羊；蒿草用白色的鬃须探望着，露出头，从它们中间钻出来。在那边，一畦薰衣草旁，豌豆和大豆热得几乎从它们的枝秆上倒下来；雏菊向大家招手，瞪大眼睛直视着太阳，而罂粟

甩掉了红色大花瓣，挺立着光秃秃的茎。

小姑娘沿台阶蹦蹦跳跳从椴树林荫路走出来，来到被太阳炙烤的花园。她低头奔跑，像是在雨中穿过庭院。她跑向由一片浓密紫杉形成的三角地带，又从紫杉后面溜过去，走进一座伯劳<sup>1</sup>时代保留下来的大凉亭。这里用榆树围成一个大圆环，树长得很高，人刚能触到它的枝叶，中间的圆洞上方被豌豆的架板和杆子遮盖着，爬蔓的蔷薇和洋金银花在榆树叶间攀缘疯长，形成一堵密实的墙；而“墙”的另一侧，榆树却不怎么生长，种在后面的啤酒花妨碍了榆树枝叶的生长，但却不会堵住“洞”口。

亭子入口处，摆着两只涂成白色的马头鱼身怪兽；亭子里，放着一条长木凳和一张桌子。桌面是石板的：很大，椭圆形的，但足足有一半已经塌了，三块碎石板撂在地上，只有第四块，很小的一块摆在那里，并没有在桌架的一角固定住。小姑娘在桌旁坐下来，在凳子上蜷起双腿，身子向后仰，双臂交叉。她闭上眼睛，纹丝不动地坐着。额头上现出皱纹，有时她动动眉梢，微微露出笑容。

在铺着漂亮红地毯，并安放镀金壁龛的内室，格丽雪达<sup>2</sup>躺在侯爵腿边，可是他把她推开了。侯爵刚刚把她从暖和的绒毛褥子里拖出来，如今他打开拱形小门，让冷空气侵袭可怜的格丽雪达。她躺在地上哭泣着，在夜间的冷风和她那温暖洁白的玉体之间，除了一层夏布衫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侯爵要赶她走，想插上门闩。她用裸露的肩膀紧紧靠着

冰凉平整的门，唏嘘吸泣，静听他在地毯上轻轻踱步。香烛的烛光透过锁眼，像小太阳那么圆圆的，射到她裸露的乳房上。她走出去，沿着幽暗的大理石台阶悄悄走下去。万籁俱寂，她只能听到自己赤脚在冰凉的石阶上走动的声音。她走出去……雪，不，是雨，暴风雨，倾盆泻下！难以忍受的雨水冰冷地浇在她的肩头。夏布衫紧贴着身子，雨水顺着裸露的双肩流下来，那双精心养护的小脚在黏糊糊的冰凉的污泥里行走，污泥在脚底板下扑哧扑哧地发出声响，并往四下里滋漫。而风……灌木丛挂住了她，把衣服扯成了碎片……怎么不可能！因为她没穿衣服……好像扯破了我的褐色裙子……也许，是在法斯特鲁普的小树林里，核桃已经熟了，是维堡<sup>3</sup>集市上的那种……阿奈的牙不痛了吗，天晓得。不，不是！布隆吉尔达！烈马急驰……布隆吉尔达和格丽米尔达<sup>4</sup>……绝代佳人格丽米尔达向男人们招手，转过脸来，就要走开。他们也把王妃布隆吉尔达拖出来，一个矮墩墩的皮肤黝黑的男人，有一双与关卡的倍特尔丝毫不差的又粗又长的大手，一把抓住布隆吉尔达的腰带，把它扯断，又扯下她的外衣和衬裙，那双黑爪子从她白皙细软的双手上把金手镯扒下来；而那个身材高大、面色黝黑、头发蓬乱、半裸着身子的年轻男子，用毛茸茸的手搂住她，双脚蹂踏着她的脚，把她的鞋脱下来；倍特尔把她长长的鬃发绕在自己手上，拖着王妃走，她跟着他，



身子躬着，那高个子男人把一双汗津津的手摁在她裸露的背上，推着她走，这样把她推到一匹打着响鼻的黑马驹那里……他们把她扔到路边的灰地上，用长长的马尾巴拴住她的脚踝……

眉头又耸起一簇簇皱纹，很久没有消散，她摇摇头，觉得一切越来越糟糕了；最后，她睁开眼，欠起身，疲惫而不满地四下里张望。

洞口附近，蚊蚋在啤酒花的幼芽间飞舞，花园里飘来阵阵薄荷和番红花的香味，间或还有土茴香和香芹的气息。那狡猾的淡黄色的傻瓜——一个蜘蛛在她的臂上爬动，挠得痒酥酥的，逼她从凳子上跑开。走到出口处，她伸手到绿叶丛中掐一朵玫瑰，但够不着。于是，她走到外面，开始采摘爬蔓的红玫瑰。她采得越来越多，也越采越起劲，不久，撩起的衣襟里堆满了花朵。她又跑进亭子，坐到桌前，又一个个把花朵从衣襟里取出来，密密麻麻成行摆到桌面上。顷刻间，石板便被厚厚一层气味芬芳的粉红色花朵盖住了。

她取出最后一朵玫瑰之后，展开裙子的皱褶，把沾在羊毛裙上的花瓣和绿叶拂去，双手放在膝头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瞧着这片潮水般的玫瑰。

这是在光和影的闪耀斑点中弯曲变幻的色彩，从白色的、稍稍发红的颜色变成紫红色，从几近沉重、潮湿的玫瑰色变成淡紫色，是那么轻盈的色彩，好像眼看就要飘浮到空中……甚至任何一个花瓣都变成了圆形的，带着细微的小窝，在阴影里是那么柔和，而在光的照射下——上面又呈现出上千颗勉强可

见的星光和斑点，还有聚集在它脉管里的、在皮下散开的、粉色的花的血液……还有一股浓郁的香味，从花朵里泛出的深红色花蜜的飘逸的芳香。

她急忙卷起袖子，把手伸进柔软、湿润、清凉的玫瑰花堆里，用双手揉搓玫瑰花，花瓣纷纷落地。随后，她匆匆站起，一挥手把所有的花朵从桌面扫掉，一面整理袖口，一面向花园走去。她的面颊泛出红晕，沿小路急匆匆向坡下走。这时，当她顺着花园篱笆向一条乡间土路走去的时候，脚步却不再那么匆忙了。离庄园入口处不远的地方，一辆载干草的大车翻车了，几辆大车停在那里无法通过。一个年长的长工用一根褐色的光滑的在阳光下闪亮的棍子抽打车夫。

抽打声给小姑娘留下了可怕的印象，她捂住耳朵，匆匆走进庄园。啤酒窖的门是敞开的，小姑娘闪身走进去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这是蒂耶尔的庄园主埃利克·格鲁卜老爷的女儿——十四岁的玛丽娅·格鲁卜。

泛着微光的蓝色夜幕笼罩在蒂耶尔的上空。降露了，运送干草的活儿终于收工了。年轻的女仆在牛圈里挤奶，男人们在马具房和车棚里吵嚷着忙碌着。劳役工成堆聚集在大门口，等待招呼他们吃晚饭。

埃利克·格鲁卜站在一扇打开的窗户旁，向院里张望：卸下挽具的马一匹接一匹从牲口棚的小门里慢慢出来，走到井边饮水。在院子中央，挡车石的近旁，站着一个头戴红帽的小伙子，他正把新的耙齿装在耙上；再远处，在一个角落里，两只

猎犬蹦蹦跳跳，在木马和大磨石之间相互追逐着。

时间慢慢流逝，长工们更加频繁地来到牛圈门口，四下里望一望，又吹着口哨或哼着小调返回去。一个村姑手里提着满满一桶冒着热气的牛奶，嗒嗒地快步穿过院子，劳役工开始向大门聚拢，好像要催促敲钟开晚饭似的。厨房里，桶、汤盆和木碗叮咚作响，声音越来越大。然后，大钟敲了两下，那钟震颤着、两阵不长的难听的响声，在木底鞋的嗒嗒声、吱扭响动的开门声中很快消失了。院里立刻静寂下来，只有两条狗争先恐后地冲门口吠叫。

埃利克·格鲁卜关上窗户，坐下来开始思索。他坐在过冬的房子里。无论冬夏，他们都住在这里。这房间即是居室又是餐室，他们几乎不愿到其他内室去。这是个宽敞的房间，有两扇窗户，四周镶着一人多高的染色的橡木护墙板，墙壁上贴着涂釉的荷兰瓷砖，白色的砖面上画的是蓝色的大玫瑰花。壁炉用砖砌成，炉口前放了一个大箱子，不然一开门就有风直吹进来。一张漆得锃亮的橡木桌，两个半圆形的折边几乎垂到地板；几把高背椅，坐垫是用磨得发亮的硬皮子做的；还有一个绿色小柜，高高悬在墙上——这些就是这里所有的东西。

埃利克·格鲁卜独自坐着，天色暗下来，他的女管家阿奈·延索娃一手拿着蜡烛，一手端着一瓦罐冒热气的牛奶走进来。她把瓦罐放在他的面前，把蜡烛放在自己跟前，靠桌子坐下。她没有放开烛台，而是坐在那里用红红的大手转动它，手上戴的那只镶嵌大颗宝石的戒指闪闪发光。

“唉，真糟糕。唉，要完蛋了！”她坐下来便诉苦。

“又出什么事了？”埃利克·格鲁卜问道，看了看她。

“要是整天大喊大叫，累得要死，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，恐怕你也会叫苦不迭的！”

“是啊，农忙季节。人就是在夏天里积蓄热量，冬天才好暖和身子。”

“是啊，随你怎么说。凡事总得有个限度和了结，要是辕杆丢在圈里，车轮陷进沟里，你就别想乘车飞驰玩得快活了。只有我一个人为大伙操心。姑娘们待在家里，都是一个样，游手好闲。聊聊未婚夫呀，传传村里的闲话呀——这就是她们的正经事。下地干活儿，又干不出什么。活儿可是不等人——多的是呢。谁操心？还不是我，上帝啊！乌利博格生病了，布里和斯琴卡，那两个笨手笨脚的娘儿们，干活磨磨蹭蹭的，就是满身出大汗也没什么用。玛丽娅倒是能帮点忙，只是您得和她谈谈，您总是不愿意管她的事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，算了！胡诌八扯，唠唠叨叨，开头挺好的，末了却扫兴。跟我诉苦没有用，只能怪你自己。要是去年冬天你对玛丽娅耐心些，慢慢教给她点什么，教她应该怎么做、做什么，现在就能从她那里得到点好处。可是，你没有耐心，只会发火，她也就不听话了。你们俩恨不得活活吃掉对方。好啦，幸亏这一切都快过去了。”

“哪能啊！您就袒护自家的玛丽娅吧！你们是亲父女。您只会护着自己的亲人，我也要保护自己的亲人，管你乐意不乐意，您要知道，对付玛丽娅这样的任性是很难的。这还算不了什么！要知道，她凶极了！您或许要说，不是这样的。可是她，哎呀，凶极了。总是欺负阿诺奇卡，整天价就知道追着她跑，又掐又拧，拉拉扯扯，嘴里还胡说八道。那可怜的小姑

娘，就是立马倒地死了，也不该在那时候生下来。一点不错，正是这样。我自己希望她这样。后悔倒是不后悔，只是希望。哦，仁慈的上帝！对我们发发慈悲吧！您简直不像她们两个人的父亲。真的就是真的，一点不错。父亲的罪孽要传给儿女们，直到第三代，甚至第四代，母亲的罪过也是这样，可是，不管怎么说，阿诺奇卡是我的私生女。是的！我想坦白地说，她是我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生下的私生女。您，您——就是她的父亲！您要感到羞愧，羞愧！我还要说一件事，您甚至想对我下毒手，像前年米哈伊洛夫节时那样对我下毒手，您要感到羞愧！——呸，魔鬼！——您要感到羞愧！因为，想让亲生的孩子看出来，她生下来就是有罪的……可是，您逼我去注意，您和玛丽娅两个人逼着我还有她去注意这件事，甚至打人，强迫人去注意……”

埃利克·格鲁卜猛地站起来，重重地踩着地板。

“见你的鬼去吧！你，老婆子，发疯啦？你喝醉啦？要是这样，就自己躺到床上好好睡一觉，——醉劲和狠劲就会过去了。应该给你一个嘴巴，你这疯疯癫癫的老婆子！别抬杠！玛丽娅就要走了，过两天就走。在和平时期——我也想清静点。”

阿奈大声呜咽。

“哦，耶稣基督！该让这种人遭难啊！这真是奇耻大辱！说我是酒鬼！自打咱们认识，还有在这以前，我在厨房里喝醉过吗？您听我胡说八道过吗？还是您在什么地方见过我醉倒在地上？这就是报应！没说的！说什么好好睡一觉！愿上帝保佑，我会去睡的，愿上帝保佑——在这里，我要当着您的面一头撞死，别再让我丢人现眼了……”

院子里，狗吠叫起来，窗外传来一阵马蹄声。

阿奈急忙擦干眼泪，埃利克·格鲁卜打开窗户，询问是谁来了。

“从弗辛格来的信差，”一个家仆答道。

“去照料一下他的马，让他进屋里来。”

窗户关上了。

阿奈想更舒服一点，坐到圈椅里，一只手遮住哭得发红的眼睛。

信差走进来，转述了弗辛格和欧登区的区长克里斯蒂安·斯凯尔的敬意和友好祝愿，并受命告知，当天区长接到急件通知，自六月一日起开战<sup>5</sup>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区长有必要去一趟奥胡斯<sup>6</sup>，也可能从那里再去哥本哈根。因此，他吩咐人问一问埃利克·格鲁卜，问他是否愿意和他同行，这次上路对他们都有好处：他们可能会和几个奥胡斯人了结一项共同的业务。至于到了哥本哈根，区长知道，埃利克·格鲁卜在那里要办的事多得很。不管怎样，下午四点敲钟的时候，克里斯蒂安·斯凯尔就要来蒂耶尔了。

埃利克·格鲁卜回复说，他准备同行。信差带着这个消息骑马回去了。

埃利克·格鲁卜又和阿奈谈了很久，谈到他不在家时应当做什么，而且当时就定下来，玛丽娅和他同去哥本哈根，她要留在自己的姑姑——里吉茨家里，待一年或者两年。

即将的分别让他们安静了一些，然而，当谈到玛丽娅应当把已故母亲的一些衣物和贵重物品带走的时候，他们差点又爆发之前那样的争吵。他们好歹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阿奈便早早去

睡了，或许因为担心明天没有精力应付这些事情。

没过多久，家犬又通报有客人来到。

这次来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蒂耶尔和维格的教区牧师延斯·延森·帕鲁丹先生。

他向主人道过晚安后便走了进来。这是个宽肩膀、骨骼粗大的男子，长腿、长臂，低着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有点驼背，头发花白，浓密而蓬松，像乌鸦窠似的乱成一堆，脸庞富有朝气，面色红润，而且是那种纯净的玫瑰色，与他那粗大的高颧骨和浓密的眉毛并不怎么相称。

埃利克·格鲁卜请他人座，并问他那边干草收割得如何。一段时间，谈话总围绕这个季节最重要的田里活计兜圈子，最后以抱怨前一年粮食收成不好而告结束。

牧师坐在那里，眯起眼睛，斜睨着盛奶的瓦罐，随后说道：

“大人平日非常节制，喜欢天然的食物。这更加有益于健康。上帝也赞成饮用热牛奶——无论对大肚汉还是肺病病人，这都是有益的。”

“真是啊！上帝的恩赐都是好东西，不管你是挤出来的，还是从桶里倒出来的。今天，您倒是应该从桶里弄点真正的布伦瑞克货尝一尝，这是我们刚从维堡运来的。是好货，德国货，虽说我还没有好好看看是否盖有海关的大印。”

端上来啤酒杯和一个带嘴的乌木大桶，上面箍着银箍。

他们立刻碰杯畅饮起来。

“海登康波！纯正而高贵的海登康波！”深受感动的牧师嚷道，激动得声音颤抖，连声调都变了，当他怡然自得地仰靠在

椅背上的时候，眼里几乎流出泪来。

“对，您是行家，延斯先生！”埃利克·格鲁卜微微一笑。

“哎，算得上什么行家！咱又不是名门后代，知道得也很少，”牧师心不在焉地说，“不过，我在想，”他提高嗓门接着说，“人们说的那个关于海登康波啤酒作坊的事是不是真的呢？这事是位酿酒师傅告诉我的，恰好是在汉诺威，那些年我常跟贵族少爷尤尔根外出走动。是这么回事，他说，他们常常在礼拜五夜里开始酿酒。可是，就在某人插手这件事之前，他们总是要这个人到一位年长的助手那里，把手放在大秤上，借着火、水和血发誓决不蓄意做恶事、坏事，因为这对酿酒不利。他还说，星期天早晨一敲钟，他们便把所有的门窗打开，好让钟声传进啤酒里。不过，最要紧的是让啤酒发酵。这时候酿酒师傅到了，他带来一个装饰华丽的小箱子，从里面取出几只很大的金戒指，还有项链和宝石，上面标着奇怪的标记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堆放在啤酒里，这样，你就真的认为，这些珍宝给饮品添加了它们本身具有的隐秘力量。”

“这没有什么道理，”埃利克·格鲁卜断然说道，“现在我就相信布伦瑞克啤酒花球果和加进啤酒的其他香料。”

“唉，不！”牧师认真地加以反驳，摇头，“咱们不该这么说，自然界的王国里有很多隐秘的东西，真的是这样。所有的东西，死的或者活的，本身都包含着奇妙的因素，问题仅仅在于，要得到它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要睁大眼睛去找。啊！古时候，上帝让自己的手离开大地还没多久，那时任何东西都充满这样的神力，很多救治办法和各种慈悲，永恒的和暂时的，从中涌现出来。如今，地上的王国不再年轻，也不是新



的，失去了本身的纯洁，遭到许多代人造成的罪孽的亵渎，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，在某个时刻，某个地点，当天上征兆显露时才能见到那奇妙的东西。刚才我给一个铁匠谈过这事。我和他谈起那可怕的火光，几天夜里都能看得见，染红了半边天。这时候，突然一个信差从我们身边匆忙走过——我想，他是到这里来的吧？”

“有这么回事，延斯先生。”

“大概带来了好消息？”

“只有一件事，宣战了。”

“上帝啊！这不可能！是，是啊！早该开战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如果说他们等了那么久，就是说，他们要等到人们忙收割的时候。”

“这些斯科讷人<sup>7</sup>跃跃欲试。的确，是他们。大家还没忘记，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挨过揍，都认为这次还得稍稍敲打他们一下。”

“嗯，不光是斯科讷人，西兰岛人也在考虑打仗。谁都知道，他们会挑起战争。现在，当王国的议员们丧失理智的时候，对糊涂虫和笨蛋来说，就是时机成熟了。”

“不过，据说元帅对此事并不积极。”

“鬼才相信？即便如此，在捣毁的蚂蚁窝里谈和平有什么用。得啦，战争来了。就是说，所有的人都得自己救自己，免不了要去奔波操劳了。”

随后他们谈到即将的旅行，谈了一会儿道路不好走，后来又把话题转回到蒂耶尔，谈喂养牲口和屠宰，之后又谈到了出行。